

欽定宋史

卷四百
三十二
之
八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儒林二

胡旦 賈同 劉顏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義叟 林槩 李覲

何涉 王回第向 周堯卿 王當 陳暘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

黥爲兵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爲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烝民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頌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

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
爲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尙
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
卽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在北
門之外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事北伐且天時
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
末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從今
年爲備至來春興師北兵之遇春夏則氊裘皮履羊弓
塞馬不爲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
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城

成功立事在于此矣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水罷災土地甚沃因其豐實取其穀帛減價以折納見錢以貴糶官府多積兵役無虞用兵豐財可濟大事太原克復以來于今七載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寢晨興寒裘飢粟若以促裝之賜發軍而用之恩賞之貲成功而賚之可以齊心平敵恢拓舊境幽州平土而負敵爲勢必擇四人分之方面以剛斷勇毅者主之選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士者亦擇十人同行則共議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來則同戰以驅逐寇歸則畫疆以扞蔽苟塞斷山路餘寇

在燕與大軍相持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熱有
退無前使士之剛勇與才力者各爲一將多則分部扞
敵攻城兩盡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
不勝我實彼虛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爭
其謀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以茶鹽香藥之價十分減
二從新者先賣於邊城要路軍馬屯所以芻粟錢帛之
價十分增二納貨以出券者詣本場以交貨得貨者緣
逐路以納稅出往來四方之饒爲兩地費用之耗自然
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人得其資則勤之於穡故必民
效兼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撥不假於度支轉般何

勞於漕挽芻粟之給攻具之用委輸發運以爲後繼今
將用二十萬之衆役三十州之民願陛下明降日月之
信先示雨露之澤民知信賞則悅而忘死士得仰給則
死而力戰如此則逆壘不足下猾寇不足殄也起爲左
補闕復直史館遷修撰預修國史以尚書戶部員外郎
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傭書人翟穎者且嘗與之善
因爲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上書詆時政且自
薦可爲大臣又舉材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
謂且所爲馬周坐流海島且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
離所部謁宋白于鄜州旣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遷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素善中官王繼恩爲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真宗聞而惡之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咸平初移通州團練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爲保信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部郎中服母喪旣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再遷秘書監卒且喜讀書旣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凡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斲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

且修漢春秋硯晚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爲時論所薄旣死子孫貧甚寓柩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爲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率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罔字公疎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十餘同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知白薦爲大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以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姦旣白宜明告天

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急之衛兵收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為難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李冠王無忌及其門人謚同日存道先生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爲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

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皆辟
爲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
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南
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
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降
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
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
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卒
弁性孝友所爲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

則三篇爲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頔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旣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

勸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
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
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
詩坐貶虔州監稅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
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
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
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
教養諸生過之復旣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
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
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
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
辟爲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
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
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
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
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爲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
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
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
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旣除樞密

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曰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闡闢晨坐太極晝開闔闔躬覽英賢手鉏姦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躡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

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子門闌爲予
京兆聖子讒說賊叛子夏往予式暹六月酷日大冬積
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子聞辛酸汝不告乏子晚得弼
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子
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
屢竭契丹忘義禱杙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子
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
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
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
賚子子其敢忽並來弼子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子黃

髮事予二紀毛禿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
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扃楔其
人渾樸不施剗劖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
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轍轍言論礫硠忠誠特達祿微身
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
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
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
粹慤與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
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峻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
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

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
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
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
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
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蹶蹈重足屏息交
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
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
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爲屬國
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
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

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拏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卽

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處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

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
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
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
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
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
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
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
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旣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
至不能容取旁宮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
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

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
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
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既卒詔賻其
定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
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
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歷天文五行志尋爲編修官改祕
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
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識尤長於星歷
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弁而直聲鬱不發

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
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
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
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驗義叟未病嘗曰吾
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
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歷春秋災異諸書

林檠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檠幼
警悟舉進士以秘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富人
閉糴以邀價檠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飼饑
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爲兵而今兵食民

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用兵之法四斂一民部以爲軍閑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爲調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又請備蠻籍土民爲兵柵要衝購徭人使守禦徙淮安軍程琳嘗禁蜀人不得自爲渠堰槩奏罷之又言蜀饑願罷川峽漕發常平粟貸民租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之禁使通貨相資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李覲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辨能文舉茂才異等不
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
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周人明
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
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
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
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旣爲太室連作
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
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

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堂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二與太廟相通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闕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名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

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西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

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卽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旣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若其

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
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
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
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
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
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
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
窻是謂八窻四闔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
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

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觀嘗著周禮致
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
藁皇祐續藁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爲郊社齋郎
何涉字濟川南兗人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苦
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
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
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第調落交
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見奇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
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
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元昊納

欵籍召爲樞密使欲與之俱涉曰親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改秘書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彥博龐籍薦召還除集賢校理旣又求歸蜀遂得知漢州歲滿移合州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父喪罷歸卒詔恤其家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惡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嘗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

名譽嘗舉進士中第爲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
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
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
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
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惟朋友者舉
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
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
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
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

故其爲上者不敢不誨爲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爲達道也聖人旣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

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
以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在潁川
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爲郊
社齋郎弟向

向字子直爲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曰公議先
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
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潁弟
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
厭行役先生舍潁爲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
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潁

邪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
容不容貴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辟言是也吾行年三
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王究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
張羅大綱漏略零細校其所見未爲完人豈敢自忘冀
用於世子所厭苦正謂不容子行世間波混流同子譽
不至子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
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
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
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輩弟
子嘗竊論先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不樂也今定

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其去未是意有三事爲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彊舌不語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得可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非反背復憎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爲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

外史卷之三十一 及化
一
祥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會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爲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主

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以慶歷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

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又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己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

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
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
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
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
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
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
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
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鼎
州司理參軍詵湖州歸安主簿諡諷誼說誼

王當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惟王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 列傳
佐大略嘗謂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填撫四方親附
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嘗舉進士
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
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元祐中蘇轍
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
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當不就其後京相當遂不
復仕卒年七十二當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皆爲之傳
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三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
二篇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

徽宗初進迂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
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
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
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議樂用京房
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
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君事以時作
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
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
津絀暘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
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 列傳
五
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
百五十卷與暘樂書並行于世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儒林三

邵伯溫

喻樗

洪興祖

高閔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溫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爲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光入相嘗

欲薦伯溫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第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旣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

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
命康分折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
謂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
溫旣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
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
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
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
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
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
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

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卽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溫旣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

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
知峽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
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
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
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
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
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
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
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
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

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旣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秘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

博傳

喻樛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
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樛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
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爲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
常山樛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
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
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樛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樛見鼎
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
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
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樛曰

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略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

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樛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希旨劾樛與九成謗訕樛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卽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樛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樛以

宋史卷四十三 列傳
五
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
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
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
也遂以妻之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
之理績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爲湖州士曹改宣教郎
高宗時在揚州庶事草創選人改秩軍頭司引見曰興
祖始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
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
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

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與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

然是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與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

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高閔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執政薦之召爲秘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庸篇閔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他說從之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于朝

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繳駁臺諫得論列若給舍以爲然臺諫以爲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爲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靖康中嘗行之今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閎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閎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

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爲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閱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闕所建明閱又言建學之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州文學師維藩詔除國子錄維藩詹山人精春秋學林栗其高第也故首薦之新學成閱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繼率諸生上表以請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閱講易泰卦賜三品服胡寅聞之以書責閱曰閣下爲師儒之首不能建大

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
欺天罔人孰甚焉平生志行掃地矣閱少宗程頤學宣
和末楊時爲祭酒閱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
以閱爲首稱由是知名閱除禮部侍郎帝因問閱張九
成安否明日復以問秦檜檜疑閱薦中丞李文會承檜
旨劾閱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棣嘗使姚孚請婚閱辭
之其著述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
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未上丁父憂服除著十論言當
世事獻於朝宰相湯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

爲太學正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孝宗卽位遷著作佐郎當是時帝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已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勲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謂不平也帝稱善選爲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

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帝問大昌曰朕治道不進奈何大昌對曰陛下勤儉過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脩政事則大有爲之業在其中不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善除浙東提點刑獄會歲豐酒稅踰額有挾朝命請增額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吉贛臨江南安夏稅折帛清江縣舊有破坑桐二堰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幾二千頃後堰壞

宋史卷四十三 列傳
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秘閣脩撰召爲
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
何憂兼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爲功求內降給
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旣違法置田又移
科徭於民奈何許之况自脩塔之後潮果不齧岸乎寢
其命權刑部侍郎升侍講兼國子祭酒大昌言辟以止
辟未聞縱有罪爲仁也今四方獻獄例擬貸死臣謂有
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
歸乎上矣帝以爲然兼給事中江陵都統率逢原縱
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以言狀徙帥江西大昌因極

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爲矣逢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
軍副將累遷權吏部尚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
其子孫伉健者當教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
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爲先鋒今
率三年輒補外用違其長卽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
以材武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衙勿遣會行
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
戍將蕭統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漕檄統制裴師武討之
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
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是時賊謀攻城而先使謀者

宋甲縱火爲內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謀者賊遂散去遷
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
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諡文簡大
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
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字少穎福州侯官人紫微舍人呂本中入閩之
奇甫冠從本中學時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
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中紹興二十一
年進士第調莆田簿改尉長汀召爲秘書省正字轉校
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

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久和畏戰人情之常金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虛聲喝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在我又言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嘗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有書

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吳中
陸子正嘗從尹焯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
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
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
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乎
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
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
州司戶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會覲以潛邸恩倖進臺
諫給舍論駁不行張闡自外召爲執政銳欲去之覺其

不可拙遂以老疾力辭不拜而光朝及劉朔方以名儒
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
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脩
實錄檢討官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國子司
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
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
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光朝自將郡兵檄摧鋒
純制路海本路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徙
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
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

兵部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
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
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覲薦賜出身除殿
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
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
遂以集英殿脩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
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
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
爲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

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迺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民謹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爲相交薦之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部右侍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

除提點刑獄請於潮惠二州築外砦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之路俄以憂去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旣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

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
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
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
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
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
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
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
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
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
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

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

脩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
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
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
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
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
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
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
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
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
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

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闖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

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
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
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
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
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
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
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
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
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
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

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郝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倓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菹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

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
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
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
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
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
所竒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
如唐大歷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
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
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
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

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
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
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
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
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
本原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
親擢萬里爲侍讀官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
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爲相一日問
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卽疏朱熹袁
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

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陛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

鹿爲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爲何如主由是以直秘閣出知筠州光宗卽位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群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已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

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紹熙元年借煥章閣學士爲接伴金國賀正且使兼實錄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歷成參知政事王藺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秘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

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爲人剛而福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

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
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
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
先生賜諡文節子長孺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儒林四

劉子翬

呂祖謙

蔡元定

子沉

陸九齡

弟九韶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子翬字彥冲贈太師韜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韜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爲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與郡將

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詔因
任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
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
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
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
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
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
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子翬
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爲儒宗子
翬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卽渙然有得其說以爲學易

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卽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珙別有傳

呂祖謙字伯恭尙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府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旣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

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十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

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待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

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長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

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揆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詞揆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

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歿郡人卽而祠之子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

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
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
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
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
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
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
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
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
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
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

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旣誅贈廸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

文誅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
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
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
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
爲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
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
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
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
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
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

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没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

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

倦悉通陰陽星歷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

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諡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

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棡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弟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

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
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
圖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
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
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
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
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
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
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

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

之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

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
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
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
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
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
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
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
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
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

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

在尙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
四山環台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
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
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
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
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
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
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卽雨郡人異之逾
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
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

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諡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時季宣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

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畧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宜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季宜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爲備錡不聽及兵交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又說澈以閔旣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

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卽汝家卽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因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圃以習射禁蒲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

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爲大理寺主簿未至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歛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

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爲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爲一百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爲環列附託難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卽墨之誅賞奈何毀譽之

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季宣又進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南壁闕而居巢庫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失不樂

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會戶部以歷付場務錙銖皆分隸
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
州縣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聘若復
額外征其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
以勝戶部譙責愈急季宣爭之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
收前令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
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
其說爲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
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

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
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
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
栻爲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
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錄出通判福州
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
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
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
民無後以異姓以嗣者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傅良曰絕
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

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
嗟歎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
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
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
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
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
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
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
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
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

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
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
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
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已
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
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
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
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
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
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

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卽有姦險乘時爲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

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旣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傅良

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諡文節傅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字正則溫州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太學

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
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
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
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
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
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
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
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士大夫之論亦然
爲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
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

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

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
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
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
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
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
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
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
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
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
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

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旣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

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

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
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
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
得之卽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
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
翌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卽皇帝位親行祭禮百
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
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旣相賞
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
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

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
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車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
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
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
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爲獻天啓聖明
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
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旣往圖報方來可也帝
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
創爲僞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
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宥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

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

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况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

軍皆敗。侂胄懼，以丘宙爲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

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

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刼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勲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冑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

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爲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爲之歎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

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
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因奏
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
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
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祕
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
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
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
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
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

端溪久於宮僚以微婉受知春官然立朝建明多務祕
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
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華
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
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
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畧曰陛下資
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
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
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

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抹又曰陛下恥名相
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
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
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
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
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始元之
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
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
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
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

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
竹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勅令所刪定官首言
大恥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爲而苟且
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爲之心孝宗喜曰解
卿意欲令朕立規模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學錄
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
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
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愆豫侍
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
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

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塵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卽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目非聖學日新求賢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

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
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
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
軍錢至於茶鹽酒權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
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旣論列時政其極歸之
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
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
陞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
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
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旣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

幼學每事咨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冑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旣開諸路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爲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冑旣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閣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

若鈐轄佞胄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卽越等除授有
已授外職猶通籍禁闈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
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
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制
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
職趙師舜除知臨安府舜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
師舜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
語臣何辭以革命遂寢改兼侍讀師舜命乃下除龍圖
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
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產高下均

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數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爲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旣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洵洵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

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
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于屋西南隅遂
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
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
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闔關
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
表年歷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
篇傳于世

楊泰之字叔正睢州青神人少刻志于學卧不設榻幾
十歲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州尉易什邡再調綿州學教

授羅江丞制置司檄置幕府吳獵諭蜀秦之貽書曰使
吳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敢爲旣亂而士大夫
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曦之爲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
爲也改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厓砦將王壘引蠻寇
利店刑獄使者寘壘于法又冒絰餘人當坐死秦之訪
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
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
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
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秦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
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憂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廩

數千緡予鄰里以千緡爲義莊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丙復薦于朝召赴行在固辭知果州畸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爲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爲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理宗卽位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無奪於邪說以救蠱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斲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爲國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爲戒臣恐言路旣梗士氣益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爲國者何便於此上奇其對

以爲工部郎中其後言事者相繼無所避忌自泰之發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元年入對謂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雪川水患之滲築之餘烈也後又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輕於絕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思天倫之大痛秦耶歿於房陵旣行封諡又錄用其子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貽它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爲書以別丞相曰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審取舍之理而已

至官俗用大變主管千秋鴻禧觀卒所著克齋文集論
語解老子辭春秋列國事目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
編論孟類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歷代通鑑
本朝長編類東漢名物編詩事類大易要言雜著凡二
百九十七卷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四

儒林五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子寅宏寧

范冲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卽位召爲虞部員外郎俄出爲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曩因姦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

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冲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冲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媚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命冲與朱震專講冲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冲以

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
讀詔曰朕爲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于屬籍
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傳宜有端
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冲德行文
學爲時正人迺祖發議嘉祐之初迺父納忠元祐之際
敷求是似尚有典刑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
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
裕蔽自朕志宜卽安之時張浚在長沙亦薦冲震可備
訓導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命建國公
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冲力辭改

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
祠卒年七十五冲之修神宗實錄也爲考異一書明示
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
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誣錄冲性好義
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冲撫育之爲光編類記聞
十卷奏御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祀又嘗薦尹焞
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
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
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叅知政事上諮以當

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
冕使立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
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爲祠部員外郎兼川
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沔漢上下膏
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
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
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
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祕書
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
仍賜五品服遷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

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勸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耐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

明德皇后喪旣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園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叅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

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于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

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元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

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
吳敏譚世勣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
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
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
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
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闡發獨智又言
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
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
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
之患萌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

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
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
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
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于朝斷
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
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
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
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安國論
奏愠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
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

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卽不彊留旣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南仲旣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視大臣爲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爲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諸詞命

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
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
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
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臬建
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
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
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
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
跋扈何以待之乞据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
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卽各率所屬守將

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劔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爲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臬從而擠之詔與郡臬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脩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

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旣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徧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二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

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
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
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
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
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
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畧
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
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
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

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宮論正心謂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止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彊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

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
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
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
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
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
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
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專用張
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
肆逆貪坐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
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

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令校正黃龜年書行安
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旣失其
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
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
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
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
擢習俗旣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
爲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
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
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卽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安

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僊都觀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卽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卽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閱勞之特從

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脩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
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
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
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
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
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
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
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
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
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

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諡曰文定蓋非常格也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卽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

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焯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

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
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
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
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
少欲以文章名世旣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
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
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
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
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

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
棨薦召除祕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
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
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
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樞密使張浚薦爲駕
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
曰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出師河北二聖旣遷則當糾合
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斬戮直臣以杜
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入關陝漫不捍禦盜賊橫
潰莫敢誰何元元無辜百萬塗地地方且製造文物講行

郊報自謂中興金人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淮甸流血迨及返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一向畏縮遠避此皆央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黃潛善與汪伯彥方以乳媪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曾不思宗廟則草莽湮之陵闕則畚鍤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蹙土宇喪生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旣不爲迎二聖之策因循遠

符又不爲守中國之謀以致于今德義不孚號令不行
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
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天命難恃雖欲羈
縶山海恐非爲自全之計願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
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虛
其禍金人逆天亂倫朕義不共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
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
心決意講武戎衣臨陣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
天下忠義武勇必雲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
其與退保吳越豈可同年而語哉自古中國疆盛如漢

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併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彊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粘罕豈有是理哉今日圖復中興之策莫大於罷絕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戮大慙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冀幸萬一者虛文也屈己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虛文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

利於國卽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顏泛受內惡切直者虛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虛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取辦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中興之實政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爲今日虛文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

輦出房雉扇金爐夾侍兩陞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
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被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
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方擁
虛器茫然未知所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
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
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
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
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
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旣日遠而銷亡矣安石
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

烈以致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
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古之稱中
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
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澤一老從官
耳猶能推誠感動羣賊北連懷衛同迎二聖尅期密應
者無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身爲子弟欲北向而有爲
將見舉四海爲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掃除妖沴遠迓
父兄稱宋中興其與惕息遁藏路危負恥如今日豈不
天地相絕哉疏入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
主管江州太平觀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

疆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
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
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十二月復召爲起
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
言女真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
也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
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忠臣義士聞風興起
各思見效今無故蹈庸臣之轍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
辭臣切爲陛下不取也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何則自
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

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歟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而息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懼在劫質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不悟也天下謂自是必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當今之事莫大於金人之怨欲報此怨必殄此讎用復讎之議而不用講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苟爲不然彼或願與陛下歆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

世讎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高宗嘉納云胡寅論使事
詞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
獎諭旣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
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
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
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旣與浚異
遂乞便郡就養始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
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
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爲戒故寅所撰詞多誥誡於
是妬忌者衆朝廷辨宣仁聖烈之誣行遣章惇蔡卞皆

宰臣面授上旨令寅撰進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
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
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
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
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
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
致仕遂歸衡州檜旣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
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復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
諫通鄰好不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
自便尋復其官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

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新州謫命下卽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爲文根著義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畧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爲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

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爲
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
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
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
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
當陛下之身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
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
信矣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叟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
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
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

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爲帝一旦劫於讎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自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隘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爲况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

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
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還兩宮亦何誤耶萬
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
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爲讎臣
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爲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爲之羽
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
寬之不敢以爲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
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
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
輕用已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

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夫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訐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

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末言
陛下卽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
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
一姦邪黜一諛佞何催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也此
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
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
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
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閎爲國子司業請
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
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彊力

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僭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旣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覩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旣不能建大論明

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作書止敘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寧字和仲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熺近除外議云何寧曰外議以爲相公必不爲蔡京之所爲也遷太常丞祠

部郎官初以寧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爲夔
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觀卒
安國之傳春秋也脩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
旨以羽翼其書云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五

儒林六

陳亮

鄭樵

林震附

李道傳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

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園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

人心固非編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江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

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
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
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
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
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
以懼亂臣賊子金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
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爲決
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
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
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

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

擊毬射鵬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

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情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忽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糾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

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

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台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彊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

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徵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訛

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

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勤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致使內臣經畫而

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大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

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
免藉天下之兵以爲彊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
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
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
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
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
條令而百司迓責人才日以闕葺臣恐程文之士資格
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
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
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

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
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畧必知所處
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
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
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
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
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岳飛所駐之地當
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
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
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

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闔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

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
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
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
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
往倚以爲疆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
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
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
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
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
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

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

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

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抵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謀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

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

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

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
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
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
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
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十六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
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
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
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
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
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讎恥之當念

宋史卷四十三 列傳
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
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
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
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
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
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
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
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
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
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畧如此書旣上帝欲官

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嗾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劓其臙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准知帝欲生

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

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

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
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
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通用人才均
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
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
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遺留報謝三使繼
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
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
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儻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
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

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畧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裁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女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千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

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
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
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
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
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
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
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旣知爲
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
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
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始天

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深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

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祕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數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脩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人秘書省緝閣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

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
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爲考證倫類
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
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
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爲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
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
矣紹興中爲勅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卽掛
冠去當世高之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嘗爲宗正寺主簿
道傳少莊重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

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擢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戶叅軍徙蓬州教授開禧用兵金人窺散關急道傳以諸司檄計事道聞吳曦反痛憤見於形色遣其客間道持書遺安撫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困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覲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初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

推恩可也吾屬何與於是皆辭不受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道傳道傳不爲動兼權考功郎官遷著作郎時薛拯胡榘等

皆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郡於是出知真州城圯弗治道傳甃之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爲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卽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爲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人弛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歛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振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

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廣德守魏峴劾教官林庠委堂試而任荒政挾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輕視朝廷自專掠美乞遠之道傳上疏力辨峴坐免會胡榘爲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以侍從臺諫闕失盡言無所諱帝不以爲忤除兵部郎官辭未就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致仕謚文節道傳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

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道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卧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居官以惠利爲本振荒遺愛江東人久而思焉三子達可當可獻可獻可爲心傳後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儒林七

程迥

劉清之

真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寧陵人家于沙隨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

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諉迴迴曰大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調饒州德興丞盜入縣民齊刳家平素所不快者皆胥絀逮獄州屬迴決禁囚辨其寃者縱遣之刳訟不已會獲盜寧國刳猶訟還所縱之人迴曰盜旣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寃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爲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剝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迴取春秋復讎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興

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
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
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爲已分令天下郡縣視此
爲法迥爲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
清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
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徧
愬有司而達于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
之道爲衛候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
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
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

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于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爲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民饑府檄有愬閉糴及糴與商賈者迺卽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於稅賦是以出糴非上戶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强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

者甚衆吾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論再三見從乃已
縣大水亡稻麥郡蠲租稅至薄迴白于府曰是驅民流
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度江後
來未嘗全放恐戶部不從迴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
庸調俱免今損十矣夏稅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
可謂寬議乃息境內有婦人傭身紡績春簞以養其姑
姑感婦孝每受食卽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爲人
牧牛亦乾飯以餉祖母迴廉得之爲紀其事白于郡郡
給以錢粟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
取斛面米迴力止絕之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

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歛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迴曰斯錢古之除陌之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禹來居番陽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繼亡祥妻度氏猶質賣奩具以撫育孤子久之罄竭瀕死鄰家皆莫識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撫其子豈不負良人乎終辭焉或爲迴言其事迴走告于郡守月給之錢粟迴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緩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讎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

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
爲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
私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
以勵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於明允
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貴溪民僞作
吳漸名誣愬縣令石邦彥迴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
不謂然遂興大獄瘐死者十有四人及聞省寺訖報如
迴言迴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
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
顯微側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太

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醫經正本書條
具乾道新書度量權三器圖義四聲韻淳熙禱志南齋
小集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迺子絢曰敬惟先德博
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
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
有志之士所爲悼歎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
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
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極
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袁州宜春縣主簿未

上丁父憂服除改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
由是賦役平爭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侵郡檄視
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
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
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餒死者今有粟之家閉不肯
糶實窺伺攘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
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振其
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帥龔茂良以捄荒實
跡聞于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
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

幕中謂曰侍郎因子言謂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
闕閱來清之貽之以書曰所謂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
民法所當禁縱有贏資是所謂羨餘也獻之自下而詔
止之今則止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饜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願侍郎自請于朝姑歸貳卿之班主大農經費
以佐國家如此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某誠不
敢玷侍郎知人之鑒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
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爲叅知政事與
丞相周必大薦清之于孝宗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
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明安

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爲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偏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

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畧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克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獎改太常寺主簿丁內艱服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僞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判廳始俾僞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以節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爲當然而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軍興

有所謂大軍月椿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以四邑所入麴引錢及郡計畸零苗米折納克之舊法民有吉凶聚會許買引爲酒麴謂之麴引錢其後直以等第敷納衡有五邑獨敷其四取民之辭不正良民徧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乃并與常賦不輸雖得麴引錢四五萬緡而常賦之失不啻數萬緡矣清之請於朝願與總領所酌損補移漸圖蠲減不報遂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閣舊逋戒預折新簿籍謹推收督勾銷明逋負防帶鈔治頑梗柅吏姦擾戶長費用有節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飾厨傳以事常平刑

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於所職無負於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爲勤哉清之自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上供送使無可備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蘇或有報白手自書之吏不與焉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媾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爲衰息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輪情論學設

爲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措之之實爲閱武場凡禁軍役於他所隱於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詣訓閱作朱陵道院祠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於左祠晉死節太守劉翼宋死節內史王應之於右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間而參佐謀論多在焉劉孝昌者摯之孫也貧不自立清之買田以給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已惡之貽

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者胡晉臣鄭僑尤表羅點皆力薦清之於上光宗卽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爲書以別向浯彭龜年賦二詩以別朱熹楊萬里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歛至葬視此從事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初清之旣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敬慕之母不逮養

每展閱手澤涕泗交頤從兄肅流落新吳族父擘寓丹陽艾寓臨川皆迎養之從祖子僑爲邵州錄事參軍死吳錫之亂清之遣其孫晉之致書邵守得其遺骨歸葬焉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爲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財爲訟見清之豫章清之爲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祭儀時令書續說苑

文集農書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弊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媢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

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
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冑自
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
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
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
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
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
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
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
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

忌讒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旣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

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克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

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
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
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
大脩懇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克實
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饟皆
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
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
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脩撰江東轉運
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
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

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樽
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
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
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
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
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
私創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私
匿賑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槻薛
拯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
早傷本經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

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德秀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輪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衄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畧禽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斬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

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功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酷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旣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橐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誅其

亂者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頤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

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雲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閩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鉞夫對親擢鉞夫直秘閣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

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間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義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

臨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轡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城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旣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韡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忠言于朝遂起韡

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

刑橫歛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
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責糴便宜發常
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
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
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
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
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尙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
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祁天永命之
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
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

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
參知政事同編脩勅令經武要畧三乞祠祿上不得已
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
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
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
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
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
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
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
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

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
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旣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
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
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
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僞學
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
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而
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
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
江東採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旣薨上思之不置諡

曰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曰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

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
勝人之實蓋亦急於內脩姑追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
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
省正字御史徐枬卽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侂冑持不可
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
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
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冑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
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
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
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

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化善俗爲治
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之
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
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
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元官知眉州眉雖爲文
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
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
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
風復葺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
俗爲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

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
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
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趣向朝論韙之如其請遂寧闕
守了翁行郡事卽具奏乞脩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
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
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秘閣知瀘
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
約已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
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
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

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才用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脩注官十七年遷秘書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

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蓋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而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間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不安而

求之對天地事父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數求碩儒不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劇上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尚

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脩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州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脩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

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勸義塚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薨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因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斃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室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闈之

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
粲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卽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
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
望而並招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封首
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
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脩身齊家選宗賢建
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
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畫漏下四
十刻而退兼同脩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幃進
讀上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

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獎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命以寬民力乞詔從臣集議以揀楮弊乞儲闡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儲人才疑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已之詔如分別襄黃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而不能安於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

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爲不可三
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
旣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
至尋兼提舉編脩武經要畧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
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
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
飲餞于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
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
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
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旣出則復以建督爲

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感額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歎惜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諡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

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選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

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乾隆四年校刊

卷之三

三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儒林八

湯漢

何基

王柏

徐夢莘

弟得之從子天麟附

李心傳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與其兄干巾中皆知名當時
柴中行見而奇之真德秀在潭致漢爲賓客嘗造趙汝
談汝談曰第一流也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漢於朝詔免
解差克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奏名授上饒

縣主簿江東轉運使趙希堅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
得吏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長
淳祐十二年差克史館校勘改國史實錄院校勘會大
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
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
妖浸陰沴所從生也火災應詔上封事曰臣聞任天下
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
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之寶圖則不當懷私恩爲天下
共主爲億兆寄命則不當隆私親大臣邇臣服休服采
皆陛下所倚仗也則不當信私人三省密院者陛下之

朝廷發號布政所從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
宇版章皆陛下之倉廩府庫也則不當殖私財陛下於
皇天祖宗之德弗永念而報荅私恩於羣黎百姓之疾
苦弗深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
篤中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則陛下之立心旣
未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矣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
言內則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疆敵敬心旣不敢盡
弛則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旣以玩熟
而貪濁柄國黷貨無厭彼旣將恣行其私則不得不縱
陛下之所欲爲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始

四出而不可禦矣姑以近事跡之定策之碑忽從中出鄉未欲親其文也貴戚子弟參錯中外鄉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吏賤人皆得籍羣璫之勢徹清都之邃鄉不如是之熾也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鄉不如是之多也賄賂之通書致之操鄉不如是其章也故凡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太守重而至於召怨宿禍者始於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敬私以爲主而肆以行之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也陛下得不亟爲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授太學博士轉對

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其根本必先彊其藩籬必先固夫然後心廣體胖泮渙而優游其樂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爲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無與保之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校書郎皇太子冠差克太常博士引賓贊受命進冠箴詔令太子拜謝升祕書郎轉對極言邊事以爲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

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
人才以彊本庶幾尚有以亡爲存之理耳提舉福建常
平劾福州守史嵩之泉州守謝堦召爲禮部郎官兼太
子侍讀尋以直華文閣福建運判改知寧國府遷提舉
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移江東運判知隆興府召爲尚左
郎官兼太子侍讀兼玉牒所檢討官入奏願陛下端本
澄源虛己盡下恢大公之道開不諱之門使朝廷之上
光明洞達而無邪孽之根以撓其正四海之內歡欣交
通而無怨戾之氣以奸其和臣之忠愛莫切於此遷太
府少卿升兼太子諭德改祕書少監疏論比年董宋臣

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
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
影滅而跡絕矣豈料夫陰消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旣得
自便卽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壺奧
之中給事宗廟之內此其重于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
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爲之辨明大臣方與
之和解臣竊重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
將逞其憤怨嘯其儔伍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
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乞休致擢太常少卿太子以書
勉留求補外以祕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改知隆興

府度宗卽位召奏事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起居郎兼侍讀入奏言願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則追養繼孝所以報先帝者必益致其隆先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必益致其謹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墮其法度政事必出於朝廷而預防於多門人才必由於明揚而深杜於邪徑兼權中書舍人權兵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累請致仕授華文閣待制知寧國府賜金帶久之又召爲刑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太平州權工部尚書

兼侍讀以顯文閣直學士提舉玉隆宮進華文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諡文清漢介潔有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夔爲臨州縣丞而黃榦適知其縣事伯夔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

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
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
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
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
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
王柏旣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栢高明絕
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
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
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絕類
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

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
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名從官列薦
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
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
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
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
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
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啟蒙發揮通書發揮
近思錄發揮

王柏字會之婺川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

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
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
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
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
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
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卽往從之
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
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
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
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

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子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
開之沒家貧爲之歛且葬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
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
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
臨於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
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
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
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
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
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

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
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
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
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
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
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
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
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
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所
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

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
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
續國語閩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

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
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
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
寓目成誦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歷官爲南安軍教授
改知湘陰縣會湖南帥括田號增耕稅他邑奉令惟謹
夢莘獨謂邑無新田租稅無從出帥恚其私於民欲從

簿書間攬摭其過終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尋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時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於境夢莘從行謂廣西阻山止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廣東諸郡並江或可容客販未宜遽以二廣槩行議與廷直不合廷直竟遂其說以客販變法得爲轉運使夢莘旣知賓州猶以前議爲梗法罷去不三年二廣商賈毀業民苦無鹽復從官般法矣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訏毋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會粹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

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曰敕曰制誥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發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祕閣夢莘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有會錄有讀書記志有集醫錄有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其嗜學博文蓋孜孜焉死而後已者開禧元年秋八月卒年八十二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作具蔽篋筆畧鼓吹詞郴江志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

司幹官主管禮兵部架閣宗學諭武學博士輪對言人
主當持心以敬奉祠仙都觀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
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著西漢
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
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既謝官作亭蕭灘之上畫巖子
陵像而事之

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
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
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
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

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
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
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臣聞大
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歛之重使斯民怨
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
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爲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
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旣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
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
所在鮮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
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脩百穀用成是

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
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
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
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
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祥饑饉史不絕書其故何
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畧無罷
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
女冠聲焰茲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包
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
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

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証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

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僞徒也既下第復從熹於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克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

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
可爲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
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
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
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
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
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
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於是爲
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
蓋諷皇子竝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聞交進機會之說

味道進議狀以爲開邊浸闕應授倍難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祕書著作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賻其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士從王埜受學調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

時應麟白郡守繩以法遂立辦諸校欲爲亂知縣事翁甫倉皇計不知所出應麟以禮諭服之差監平江百萬東倉調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主管帳司部使者鄭霖異待之丁父憂服除調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旣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

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爲首
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遷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
遷國子錄進武學博士疏言陛下閱理多願治久當事
勢之艱輿圖蹙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強爲善增
修德無自沮怠恢弘士氣下情畢達操綱紀而明委任
謹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後嗣旣對帝問其父名
曰爾父以陳善爲忠可謂繼美丁大全欲致應麟不可
得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
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旣困而
重斂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

自寬帝愀然曰邊事甚可憂應麟言無事深憂臨事不
懼願汲汲預防毋爲壘蔽所欺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
應麟罷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召爲太常博士
擢祕書郎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見應詔極論執
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
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
氣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迂權臣意故應麟及之遷著
作佐郎度宗卽位攝禮部郎官草百官表舊制請聽政
四表已上一夕入臨宰臣諭旨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
就丞相總護還辭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授

之丞相驚服卽授兼禮部郎官兼直學士院馬廷鸞知貢舉詔應麟兼權直俄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筵值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飢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遷將作監帝視朝謂應麟曰爲學要灼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綿兢業每忘於游衍帝嘉納之旣而轉對言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擢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士院遷祕書少監兼侍講上疏論市舶不報會賈似道拜

平章事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
宗朝闕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之似道聞應麟言大
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
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思少自貶恢以
告應麟笑曰迂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遷起居舍人兼
權中書舍人冬雷應麟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
不專姦袞竝進卑踰尊外陵內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
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似道
聞之斥逐之意決矣應麟燂閣門直前奏對謂用人莫
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待班臺臣亟疏駁之由是二史

直前之制遂廢以祕閣修撰主管崇禧觀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擢豪右省租賦民大悅召爲祕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指陳成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朝臣無以邊事言者帝不懌似道復謀斥逐適應麟以母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卽引疏陳十事急征討明政刑厲廉恥通下情求將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材擇牧守防海道其目也且言圖

大患者必畧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因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答天戒五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兼給事中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羸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爲所搏噬者必攜持而去吳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况夢炎外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

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
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遂
東歸詔中使譚純德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爲奪其要
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卒
所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掖垣類藁
二十二卷詩攷五卷詩地理攷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
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
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
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
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

急就篇六卷漢制攻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
四卷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吳
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飢凍窘苦死
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府檄攝其縣及攝長洲華亭
皆有聲浙東提舉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文字時錢
庚孫守常朱熠守平江吳君擢守嘉興皆倚嬖倖厲民
華甫病革彊起劾罷三人震贊之也沿海制置司辟幹
辦提領浙西鹽事不就改辟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公
田法行改提領官田所言不便不聽復轉般倉職入爲

點校贍軍激賞酒庫所檢察官擢史館檢閱與修寧宗
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
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
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
中建內道場故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
官言得度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
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爲本而息
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爲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
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
揅其弊耶况熹法社倉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

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爲常鬪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又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爲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鏹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禁絕之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

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
海寇僂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
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藉糴糶者斬
揭於市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
煮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
運司下州糶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
沒官田三莊所入應之若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
樹晏殊里門曰舊學坊制祭社稷器復風雷祀勸民種
麥禁競渡船焚千三百餘艘用其丁鐵勑軍營五百間
皆善政也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

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爲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况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鬪爭漁會知縣事蹇雄爲政擾民因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各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旣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震論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

及爲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決滯獄清民訟赫
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彊發富人粟
與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讒者
乃怨震者也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
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
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鎮安饑民折盜賊萌芽時
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
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
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
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

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
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
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考證

王應麟傳假館閣書讀之。○臣謙按至正直記應麟每

以小冊納袖中入祕府凡見書籍異聞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學紀聞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考證